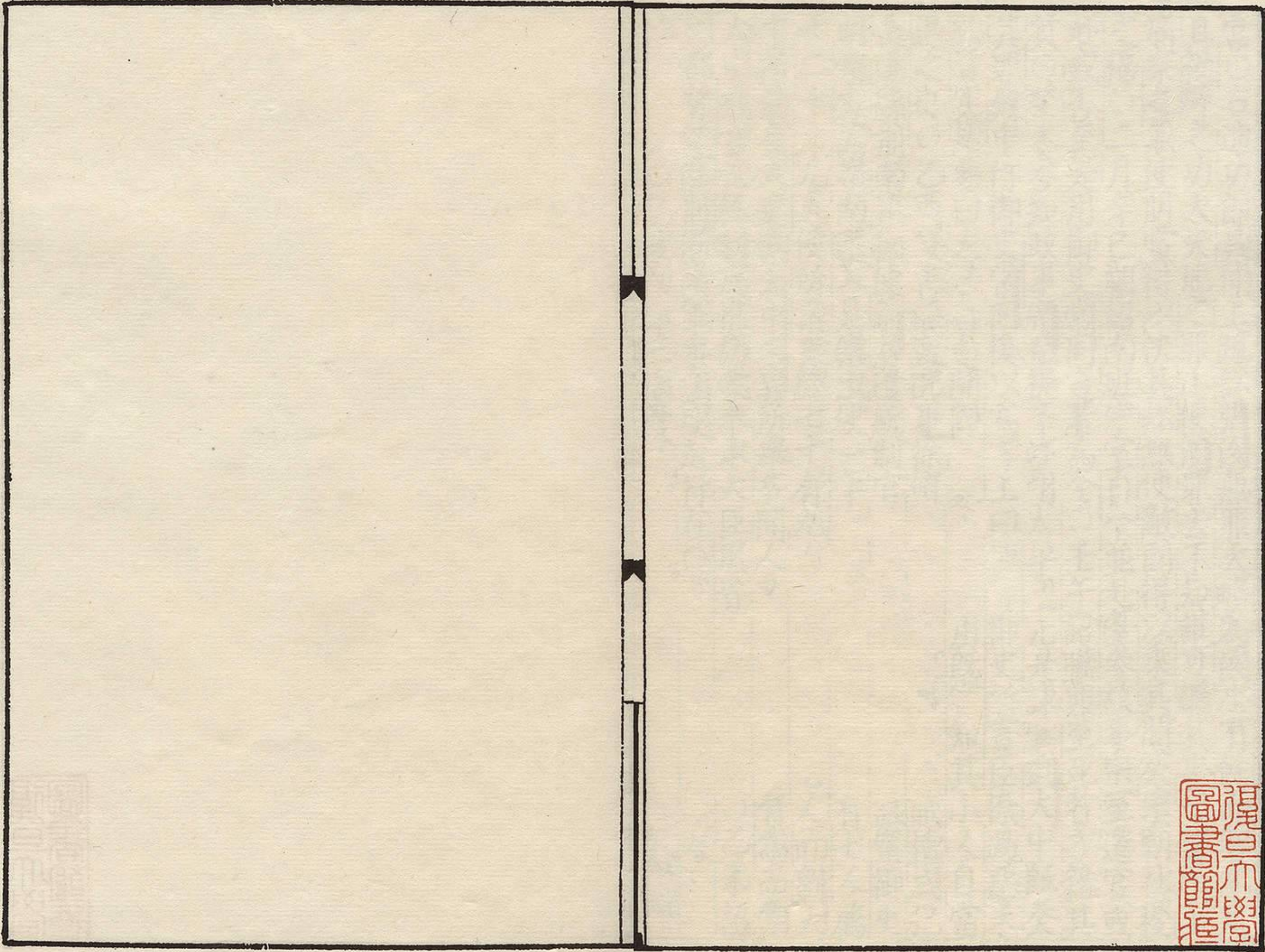


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

十五



上海圖書館藏

非究 張仲

勿用 小人

關仙人 虜犯

李郁 通世

官○右迪功郎吳仲上疏訟張浚無罪大略為浚忠有餘而智不足且復辟之功大矣地之罪小使浚罪去不知誰可繼其忠乎望陛下痛察之無使朋黨得以快其私無使敵國得以乘其間矣宗廟社稷之福○二月辛巳朔詔南班宗室自今並赴臺參故事宗室遷官或赴或否至是用御史常同言者為令○壬午詔贖罪至死者方籍其貲○癸未參知政事席益提舉江州太平日知是諫官劉大中既奏其罪殿中付御史常同復以為言上曰甫御史所言臣僚過惡未必皆實然易曰大正刑命開國 用既知其小人自當退之也○乙酉發書樞密院事徐俯 賊擅成化

長陽縣荆南鎮撫使刑部遣統制官

監察御史

明寧宣諭嶺南還入見橐出使一年

有七人薦

士二十人元五使所系吏總七十有九

人而劉大

中所劾多大吏橐大中朱異所舉多聞人口

有為而橐

大中數言公私利病惟胡蒙奉承大臣風旨

乙未詔

可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孟庾走行在○

○己亥切中三橋

可戶 一人如文臣之制○辛

監

雖入寇犯

仙人關先是虜既得和尚原利州路制置使吳玠度虜必入入治壘於關側號殺金平嚴兵以待玠弟秦鳳副都總管璘在階州移

書言殺金平之地去原上遠前陣散漫宜益治第二隘不必死戰則

可取勝至是宗弼果與撒離曷劉夔率十萬騎入寇進攻鐵山鑿崖

開道犯仙人關既至虜據高嶺為壁玠東下直攻軍玠自以萬

人當其前璘率輕兵由七方關倍道一主轉戰凡七日統制官郭震

為宗弼所襲破其寨王師屢敗玠斬虜以行虜復攻之○壬寅常同

為御史不數月劾罷監司之不二者二十有二人中外聳然○乙巳

監察御史明橐言昨李玠遣人入大理國買馬於邊防有所未便小

必失陷官物大則引惹邊釁臣講究買馬之術有七深入蠻國誘之

不惜其直一也厚有繒綵鹽貨之本二也待以恩禮三也要約分明

四也禁止官吏侵欺五也信賞必罰以督之六也馬悉歸朝而後付

於將帥七也望下提刑司根究諸司鹽利剩錢應副買馬仍下提舉

司詳前七說施行從之○鄉貢進士李郁為右迪功郎以布衣入見所呈皆當世務上批郁學通世務議論可采故有是命○丙午知

高宗 紹興四年

樞密院事張浚至行在殿中侍御史辛炳皆有論列不
 報浚既見遂赴樞密院治事○三月辛亥朔川陝宣撫司都統制吳玠敗虜于仙人關初宗弼與玠連戰未決虜遣生兵萬餘擊玠營之
 左玠分兵擊却之賊怒擁衆乘城玠遣統制官楊政以刀鎗手深入
 統制官吳璘以刀畫地謂諸將曰死則死此敢退者斬虜分為二陣
 宗弼陣于東將軍韓常陣于西我軍苦戰久遂退屯第二隘政亦言
 於玠曰此地為蜀阨塞死不可失當守以強弩彼不敢舍此而犯關
 玠從之虜進攻第二隘人披兩鎗鉞刃相連魚貫而上璘督士死戰
 矢下如雨虜死者復踐而登撤離昌一日命諸軍併力攻營之西北
 樓玠遣政與統領官田晟出銳兵持一刃大斧擊其左右夜布火四
 山大震鼓隨之壬子夜壘中大出兵沖石軍同統領王喜及王武等
 諸將分紫白旗入虜營虜驚潰將軍韓常為官軍射損左目虜不能
 支遂引兵宵遁右軍統制張玠劫虜橫山寨斬千餘級玠遣統制官
 王俊設伏河池扼其歸路又敗之是舉也虜決意入蜀自撤離昌
 下皆盡室以來既不得志遂還鳳翔授甲士田為父昭計○是下
 聖功 丁巳右司諫劉大中子以言上之曰

使江口 以多興獄今猶未已若令為諫官 朕於用刑欽

恤明慎常懼有司行法於意外今遷大中為少監蓋朕之深慮也○
 戊午江南西路制置大使趙鼎參知政事時鼎已召而未至也上命
 鼎薦人才鼎即以王居正呂祉董弁林季仲陳橐朱震范同呂本中
 上之乃詔三省公共隨器任使○撫州布衣甯子思獻白銀木刻成
 千手大悲像極精工朱勝非進呈上曰朕平日未嘗佞佛然亦不敢
 加訾頤飾象設以祈福乃流俗之事非朕心也勝非又言撫州有玉
 尊刻成龍文疑禁中舊物未敢進上曰此尤無謂異時茶馬司常竊
 市馬之直以易玩好是舉山澤之利而投之無用之地矣其勿受自
 今有來獻者皆却之○夜雨雹○壬戌孟庾自鎮江至行在時督府
 諸將既已分戍遂併其府廢之而以其餘兵隸都統制張浚○乙丑
 知樞密院事張浚能為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時辛炳
 常同論浚不已上未聽二人因錄所上四章申浚浚懼即移疾待罪
 且以呂頤浩在相位時書進呈上乃釋然炳又言前此人臣未有如
 浚之跋扈僭擬專恣誤國欺君慢上者同亦論奏如炳言故浚遂罷
 丁卯張浚落職奉祠後二日詔浚福州居住

高宗紹興四年

張浚
疏乞
備費

建炎初潼關告警羽檄交馳浚以密院而任川陝宣撫之
職請任西事分司秦州左通荆襄之財右出秦隴之馬與元一奏
勇於自任擢劉子羽於參謀而弛禁通商輸財濟飢熙如也用趙
開於總領而民不加賦軍用自足裕如也而分畫諸將如吳玠如
王彥如劉錡如關師古等莫不屬其指授之下自是而捷於室雞
捷於箭筈捷於和尚原捷於殺金平劔閣棧道賴以保全此雖吳
武安玠以下諸將戰鬪之功而分畫措置莫非我魏公力也而議
者乃以秘閣崇儒尚方鑄印中傷之雖聖明天子有人言其過朕
皆不聽之喻而還朝以後言者滋甚浚不容不落既出居外郎矣
浚即日如福州從者皆去有輿才兩人浚雖得罪猶上疏論虜偽暫
和心必未已當益為備具大略言此虜情狀專以和議誤我亦云久
矣彼勢促則言和勢盛則復肆前後一轍姑請以近事明之紹興二
年秋粘罕有親寇蜀之意先遣王倫還朝且致勤懇蓋懼朝廷大兵
乘彼虛隙又其為劉豫之計至委曲周悉也自後九月余覩作難前
謀遂寢至十二月余覩之難稍息則復大集蕃漢之衆徑造梁洋是
時朝廷已遣潘致堯出使矣次年二月虜困饒風進退未皇先是朝
廷開都督府議遣韓世忠直抵泗州虜實畏之於四月遣致堯還其
詞婉順欲邀大臣共議此非無所忌憚而然也梁洋之寇未能出竟
至五月而後得歸既狼狽矣而世忠大兵尋復擊之虜之氣力固已

復蘇而叛豫之心亦云紆綏所以前日使人之來請不一故為難
從之事也竊惟此虜傾我社稷壞我寢陵迫我二帝驅我宗室百官
自謂怨隙至深其朝夕謀我者不遺餘力矣况劉豫介然處於其中
勢不兩立必求援於虜借使暫和心必未已數年之內指摘他故豈
無用兵之詞而我將士率多中原之人謂和議已定不復進取將解
軀思歸矣若謂今日不得已而與之通使為陛下之權敵亦固能用
權也願陛下蚤夜深思益為備具勳將士家屬於積粟至安之地使
出而戰守者無反顧奔散之憂精擇奇才以撫川陝之師使積年屯
邊者無懈墮懷望之意江淮川陝互為牽制斥遠和議用集大業臣
奉使川陝竊見主兵官除吳玠王彥閔師古累經拔擢備見可任外
其餘人才尚衆謹開具如左吳璘楊政可統大兵田晟可總一路王
宗尹王喜王彥可為統制後皆有聲世服其知人○癸酉知湖州汪
藻上所編元符庚辰以來詔旨二百卷詔送史館○乙亥御史中丞
辛炳論用人三弊曰分朋黨以立門庭緣愛憎而有用舍記小過而
掩實行疏奏上嘉納之○詔草澤鄧名世引見上殿名世初以劉大
中薦召赴行在獻所著春秋四譜古今姓氏上遂命為迪功郎○夏

張浚
知人

高宗
四
夏

賜與
袍

寬劉
子羽

徐俯
黃視
同列

罷市
御炒
災

四月庚辰朔制授吳玠川陝宣撫副使上賜以所御戰袍器甲且賜親筆曰朕恨阻遠不得相卿之肯也玠素不為威儀既除宣撫副使簡劾如故常負手步出與軍士立語幕客請曰今大敵不遠安知無刺客萬一或有意外則豈不上負朝廷委注之意下孤軍民之望哉玠謝曰誠如君言然玠意不在此國家不知玠之不肖使為宣撫玠欲不出恐軍民之間冤抑而無告者為門吏所隔無由自達幕客乃服○總領四川財賦趙開令再任用王似等奏也○辛巳詔兵部申嚴奏功不實法時臣僚奏軍興以來陛下不惜爵賞以旌戰功勸忠節而所屬上功類不覈實有隨衆從軍而曰躬冒矢石有盜賊自去而曰收復州縣有賊過境上而曰保守無虞有未嘗臨敵而曰斬獲賊級以此姦罔詐可置而不問故有是詔○癸未宣撫處置使司參議官劉子羽責授單州團練副使白州安置以諫議大夫唐煇給事中胡交修殿中侍御史常同交章論之也○丙戌吳玠與虜戰敗之復鳳秦隴州○丁亥詔衢州布衣江表召赴都堂審察守臣謝克家言其才行于朝故召遂命為右迪功郎○庚寅置孳生牧馬監于臨安府○甲午罷廣西茶鹽司其職事令轉運司所管其後復以廣東

宋監十九

提舉司兼之○庚子詔江東宣撫使劉光世遣兵巡邊○丙午僉書樞密院事徐俯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俯既登省密頗驕傲自滿朱勝非趙鼎同在二府俯蔑視之每除一登第者則曰又一經義之士嘗與論兵視鼎曰公何足以知此鼎曰鼎不足以知之豈若師川之讀父書邪俯大不堪而無以酬之卒不安位而去○戊申罷婺州市御爐炭令戶部講究更有似此之類並行禁止時兩浙轉運司檄婺州市炭須胡桃文鸚鵡色會守臣王居正入為起居舍人面奏臣頃承漕司牒開讀至此羣吏以日俄頃之間道路籍籍聞之傍郡蓋有不勝其擾者上曰朕平居衣服飲食猶且未嘗問其美惡隆冬附火止取溫暖豈問炭之紋色也及是輔臣進呈上蹙然曰當艱難之時豈宜以此擾人可令速罷故有是旨○五月庚戌朔先是朱勝非言襄陽上流襟帶吳蜀今陷於寇所當先取上曰就委岳飛何如參知政事趙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至是命飛兼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以飛出師也○癸丑左朝奉大夫范仲守宗政少卿兼直史館前一日執政進呈上諭朱勝非等曰神宗哲宗兩朝史錄事多失實非所以傳信後世當重別利定著唐鑑范祖禹有子名冲者已

高宗 紹興四年

兩朝
國史

祭職
吏及
巡尉

二將
交惡
不已

禁中
百事
不改

有召命可促來令兼其事勝非曰神宗史緣漆王安石日錄哲宗史
 經蔡京蔡卞之手議論多不公今蒙聖諭命官刪修足以昭彰二帝
 盛美天下幸甚○甲寅詔淮南帥臣兼管田使知通縣令街內兼帶
 營田二字於是大省冗官且令監司守臣條畫營田利便限一月間
 奏焉○江西制置使岳飛復隄州遂引兵攻襄陽軍聲大振○丁巳
 詔監司郡守常以機察職吏犯法巡尉失職並仰劾奏如失覺察取
 旨重行時禮部員外郎郭孝友言令東南州縣無水旱之災夷狄之
 禍而居無尺椽爨無盆煙者職吏害之盜賊擾之耳郡縣有職吏乃
 煩朝廷遣使以黜陟之是按察之官不稱職也鄉邑有盜賊乃煩朝
 廷命將以招捉之是討捕之官不勝任也願陛下申命有司禁貪墨
 於未發之前消姦究於未形之際故有是旨○庚申詔日曆所速行
 條具重修哲宗實錄事件聞奏○辛酉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奏本軍
 統兵官劉光弼乞差上謂輔臣曰光弼必光世之家茲事未使恐
 光世疑也世忠與光世交惡不已至是世忠自揚州入朝殿中侍御
 史常同言二人蒙陛下厚恩不思叶心報國一旦有急其肯相援望
 分是非正典刑○張綱紀上以章示二人他日帶御器械劉光烈召

帶御器械韓世忠自食曰良峻拒之世忠見上因及其事上曰世忠等
 內諸司耳設有不和罷其一可也至如大將國家利害所繫漢寇恂
 賈復以私憤幾致交兵光武一言分之即結友而去卿與光世不睦
 議者皆謂朝廷失駕馭之術朕甚愧之世忠頓首請罪曰敢不奉詔
 他日見光世當負荆以謝上以其語諭輔臣然二人卒不解○癸亥
 日曆所乞開內東門可取會禁中應出納更改事務先是內東門司
 取旨不許供報至昇中館修撰蔡密禮復以為請乃許之上因言禁
 中百事皆遵守典故不准祖宗家法不敢輕議改更亦厭紛紛多事
 也○甲子參知政事使兼權樞密院事時密院全闕官用故事而
 有是命○戊辰罷諸路武尉○壬申三省條上裁省細務一百十一
 事歸之六曹上諭宋拯非曰卿等當進退人材修明法度助朕圖恢
 復之計繁文未節非所以委付大臣者勝非頓首謝○癸酉詔修國
 日曆所復以史館為心○甲戌國子監丞王普上明堂典禮未正者
 十二事○丁丑詔秉義郎子彥特轉武翼郎添差溫州兵馬鈐轄左
 中大夫新知泉州令憲特轉行左大中大夫初令憲奉詔選宗室子
 至是復得子彥之子伯玘年十五歲上以其聰慧可愛命其才人育之

身... 七...

尋以中書舍人張綱言詔令憲轉左大中大夫指揮勿行○岳飛引
兵復襄陽府初偽齊將李成聞郢州失守乃棄襄陽去飛進軍據守
遂復唐州○六月壬辰詔川陝合赴省舉人令宣撫司於置司州置
試院選差監試考試官務在依公精加考較絕請託不公之弊先是
詔省試並就行在至是禮部侍郎陳與義奏川陝道遠恐舉人不能
如期故復令類試焉○乙未詔楊華特補修武郎添差臨安府兵馬
都監樞密院奏華已受程昌寓招安故有是命○金星晝見經天○
丙申新除宗正少卿兼直史館范冲辭免恩命朱勝非奏曰冲謂史
館專修神宗哲宗史錄而其父祖禹當元祐中任諫官後坐章疏議
論責死嶺表而神宗實錄又經祖禹之手今既重修則凡出京下之
意及其增修者不無刪改倘使冲預其事恐其黨未能厭服上曰紛
紛浮議不足恤也勝非曰冲不得不以此為辭今聖斷不移冲亦安
敢有請上復愀然謂勝非曰此事豈朕敢私頃歲昭慈聖獻皇后誕
辰因置酒宮中從容語及前朝事昭慈謂宣仁聖烈皇后誣謗雖嘗
下詔辨明而史錄所載未經刪改朕每念及此惕然于懷朝夕欲降
一詔書明載昭慈遺旨庶使中外知朕修史之本意也勝非進曰聖

宋史卷一百九十一

諭及此天下幸甚○詔增置秘書郎著作郎各一員校書郎正字各
二員○己亥詔今後除授館職寺監承博士御史臺檢法官主簿在
外監司帥司並命詞給告承務郎以上差遣給敕令惟選人止用劄
子○庚子吏部員外郎呂聰問上故相呂大防所撰其祖公著神道
碑且言臣猶記憶少時親見大防取索當時詔本日曆時政記以為
案據撰成此文由是觀之先皇與子之志蓋已定於一年之前豈容
中間更有異議其所以召臣祖輔嗣君欲更革之意亦皆出於神宗
皇帝之本心後來臣祖與司馬光乃是推原美意遵奉初詔即非輒
詆先帝輕變舊章當時若使更俟年歲神宗當自更之豈特元祐臣
切聞聖詔欲改修二史所係之大者無出於此謹以投進乞宣付三
省史館錄白以為案底從之○壬寅初置史館校勘員○惠州軍城
人呂熙許自便熙坐殺苗傅之徒張政抵罪至是始釋之○丙午執
政奏事上顧謂曰岳飛已復襄郢粘罕聞之必怒况今正是六月下
旬便可講究防秋儻虜人尚敢南來朕當親率諸軍迎敵使之無遺
類即中原可復也○江西制置使岳飛復隋州○是月熒惑犯南斗
○秋七月戊申朔吏部尚書胡松年簽書樞密院事○乙卯伺部員

同諸將不叶

賞功

京東

劉世功

誼等自廣

外郎范同言師克在和火抵剛果毫健之士以氣相高始由小嫌寢成大釁陛下拔用才傑禮遇勳賢備極榮寵固將馮籍忠力掃除腥穢一清寰宇恢復祖宗之業而道塗竊議以謂將帥忘輯睦之義記纖芥之怨或享高位而忌嫉軋已或恃勳勞而排抑新進審如是他日必有重貽聖慮者欲望明示至意使之視春秋諸卿以為戒追漢唐名將而踵其迹豈惟社稷是賴而勳名寵位克享終始亦陛下保全之德也詔劄與諸將帥先是劉光世韓世忠父不叶而岳飛自列校拔起頗為張俊所忌故同及之○丙辰川陝宣撫副使吳玠為檢校少師奉寧保靜軍節度使錄仙人關之功也○丁巳詔左右司歲考即官功過治狀優劣上省取旨賞罰復舊制也○辛酉知湖州汪藻上所編中興詔旨三十七冊詔送史館○甲子岳飛復鄧州○已巳執政進呈內降公事上諭曰近民間又造飛語多及內侍此曹何足惜恐因而生變不可不止絕之朱勝非曰恐軍中亦有幸變者更乞諭張俊楊沂中使之機察然內侍輩亦望約束令省事上曰何嘗假借此曹兼已戒俊與沂中但令臨安府略加根治可也趙鼎進曰民言可畏亦不可不採聽願陛下思所以致此言之由上嘉納之○

宋監十一卷一

詔戶部措置錢物二百萬緡增數和糴舊例朝廷歲降本錢三百六十萬緡約糴米九十萬石至是中書請增糴焉○庚午命宰執按閱江東淮西宣撫使劉光世帶到軍馬光世自池州入朝見上言今軍中錢糧既已不乏器甲又漸足備臣官職超踰衆人所願竭力報國他日史官紀中興名將帥書臣功第一上曰卿不可徒為空言當見之行事光世慙然受命而去○辛未樞密院承旨章誼給事中孫近使金國還入見初誼等至雲中與宗維希尹論事不少屈虜諭令亟還誼等曰萬里嚙命兼迎兩宮必須得請虜乃令蕭慶受書宗維荅書又約以淮南毋得屯駐軍馬蓋欲畫江以益劉豫也誼等還至睢陽為豫所留以計得免上嘉勞久之○癸酉初命大理丞評判定見行斷例○己亥執政進呈趙詳已平建昌叛兵上曰官軍既入城寧免玉石俱焚趙鼎進曰未必敢肆殺戮恐須劫掠耳上愀然不悅曰斯民無辜遽遭此禍其令有司優恤之○八月戊寅朔宗正少卿兼直史館范冲入見上云以史事召卿兩朝大典皆為姦臣所壞若此時更不修定異時何以得本末冲對曰臣聞萬世無弊者道也隨時損益者事也仁宗皇帝之時祖宗之法誠有弊處但當補緝不可變

高宗紹興二十

范仲
論變
法

論史
事

王安石
石學
術

魏
石
對
用

更當時大臣如呂夷簡之徒持之甚堅范仲淹等初不然之議論不合遂攻夷簡仲淹坐此迁謫及仲淹執政猶欲伸前志久之自知其不可行遂已王安石自任已見非毀前人盡變祖宗法度上誤神宗皇帝天下之亂實兆於安石此皆非神宗之意上曰極是上又論史事冲對先臣修神宗實錄首尾在院用功頗多大意止是盡書王安石過失以明非神宗之意其後安石婿蔡卞然先臣書其妻父事遂言哲宗皇帝紹述神宗其實乃蔡卞紹述王安石惟是直書安石之罪則神宗成功盛德煥然明白哲宗皇帝實錄臣未嘗見但聞盡出姦臣私意未論其他當先明宣仁聖烈誣謗上曰正要辨此事上又曰道君皇帝聖性高明乃為蔡京等所誤冲對道君皇帝止緣京等以紹述二字劫持不得已而從之上曰人君之孝不在如此當以安社稷為孝冲對曰頃在政和間嘗聞道君皇帝六鶴詩一聯云網羅今不密回首不須驚宣示蔡京等云此兩句專為元祐人設以此知道君皇帝非惡元祐臣僚上曰何如當時便下一詔用數舊臣則其事遂正冲對若如聖諭天下無事矣上又論王安石之姦曰至今猶有說安石是者近日有人要行安石法度不知人情何故直至如此

冲對昔程頤嘗問臣安石為害於天下者何事臣對以新法頤曰不然新法之為害未為甚有一人能改之即已矣安石心術不正為害最大蓋已壞了天下人心術將不可變臣初未以為然其後乃知安石順其利欲之心使人迷其常性久而不自知上曰安石至今猶封王豈可尚存王爵○庚辰御札參知政事趙鼎知樞密院事充川陝宣撫處置使鼎留身辭以非才上曰行朝之事朕自主之宰相苟非其人自有臺諫四川全盛半天下之地盡以付卿卿以便宜黜陟專之可也時鼎除命既出諸名士爭願從之○詔吏部編七司例冊時有旨六曹細務令長貳治其事有條者以條決之無條者以例決之無例條者酌情裁決刑部侍郎兼權吏部侍郎胡交修言旋行檢例吏得為姦乞將應干較劄批狀指揮可以為例者各編為冊令法司收掌以俟檢閱從之○癸未知江州陳子卿報岳飛已復鄧州上曰朕素聞飛軍極有紀律未知能破敵如此胡松年曰惟其有紀律所以能破賊若號令不明士卒不整方自治不暇緩急豈能成功耶○甲申侍御史魏石入對論遴擇群才隨宜器使考之僉論揆之已試毋分朋類毋徇愛憎上自廟堂次及將帥侍從下至百司庶府外至

毀王 安石 范仲 明 諺事 岳飛 漢 岳飛

編管 呂應 問

張俊 中 張俊

郡守監司各因其才而任之則天下之務粲然舉矣已酉輔臣進呈
上曰朝廷當為官擇人不可為人擇官石論隨宜器使正得用人之
道○戊子趙鼎改都督川陝荆襄諸軍事先是鼎因奏事言臣今此
以與吳玠為同事或當節制之邪上悟是日輔臣進呈盡度胡松年
言鼎使名與王似廬法原吳玠相似請易一使名鼎奏荆襄乃川陝
後門勢須兼領上以為然故有是命○乙未尚書吏部員外郎魏良
臣充大金通問使閣門官贊舍人王繪副之○詔以餘杭縣南上下
湖池置孳生牧馬監命臨安府守臣兼提率每馬五百匹為一監壯
一而北四之歲充駒三分斃二分以上皆有賞罰○丙午詔追王安
石舒王告毀抹從呂聰問之請也靖康初已詔追奪安石王爵至是
始毀其告焉○詔江西和買絹折納錢每匹減作六千省人戶願輸
正色者聽○戊戌直史館范冲條上宣仁聖烈皇后誣謗事冲奏臣
親奉玉音開諭再四至於議熙豐之法度則曰神宗之意初實不然
言紹聖之繼述則曰帝王之孝豈在於此辨宣仁之誣謗謂功烈之
盛何可不明思道君之聖明謂姦臣所誤安得不悔臣願陛下特出
睿斷明詔群臣以聖意所在示之好惡詔付史館○壬寅神武後軍

宋十九

十一

統制岳飛為清遠軍節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樞密院言楊
太等作過日久理難容貸王瓊出師踰歲不能成功致一方受弊乃
詔專委飛措畫討捕飛時年三十二自中興後諸將建節未有如飛
之年少者○川陝宣撫使王似復知成都府兼奉路安撫使以趙鼎
出使故也○權臨安府梁汝嘉奏明堂行礼殿成乞提點官以次推
賞上曰朕愛惜名器以待戰士土木之功豈當轉官但可等第支賞
月○九月丁未朔右奉議郎呂應問貸死除名化州編管先是朝議
取宣諭官所劾贓吏擇最重者一人用祖宗故事決之應問前知華
亭縣與池州貴池縣丞黃大本皆繫獄刑部言應問犯自盜贓六十
三匹大本犯枉法贓一百四十五匹比之應問數多乃合應問先次
依法擬斷○戊申詔減淮浙鈔鹽錢每袋三千令諸場對支新舊鈔
各半以戶部言推貨入納遲細故也自度江至今鹽法五變而建炎
舊鈔支發未絕乃命以資次前後從上併支焉○壬子詔賜川陝荆
襄都督府度牒二萬道紫衣師號各二千五百道趙鼎將行上疏言
陛下建炎中遣張浚出使川陝國勢百倍於今浚有補天浴日之功
陛下有山河之誓君臣相信古今無二而終致物議以彼竄逐夫喪

韓世忠乞張致遠營田

偽齊以虜寇兵入

朱勝非朱震乞營朱震乞營

師失地浚則有之然未必如言之者甚也大抵專黜陟之典受不御之權則小人不安其分謂爵賞可以苟求一不如意便生觖望是時蜀亡至於醜金募人詣闕訟之以無為有何以自明故有志之士欲為國立事者每以浚為戒且浚有罪臺諫論之可也人主誅之亦無憾也今乃下至草澤行伍凡有求於浚而不得者人人投牒醜詆及其母妻甚者指為跋扈抑何甚哉今臣無浚之功當此重責去朝廷遠恐好惡是非行復紛紛於聰明之下矣○癸丑吏部負外郎魏良臣閣門宣贊舍人王繪以使事入對時虜人以定議出兵而朝廷未知也○甲寅建康鎮江府淮南東路宣撫使韓世忠奏遣使議和計乞厲兵恢復上謂大臣曰世忠為國之忠甚切可降詔獎諭○乙卯殿中侍御史張致遠言淮南營田四五年間不聞獲斗粟之用是必有不可行者今江北流寓之人失所者甚眾若委逐處守令誘之歸業應有照驗物產盡數給還仍根括荒地許人請佃隨其力之大小量給頃畝與為求業十年勿問兼營田而行之將見鄉聚相望阡陌相屬雞犬之聲相聞異時博糴甚贏餘亦足以紓急闕而省轉餉願更詔群臣商榷利便斷而行之詔戶工部相度申尚書省○辛酉

合祀天地于明堂赦天下○乙丑偽齊以虜分道入寇騎兵自泗攻除步兵自楚攻承謀報舉朝震恐勸上他幸議散百司趙鼎獨曰戰而不捷去未晚也上用鼎計先是右僕射朱勝非因久雨乞行策免故事又以餘服為請章十二上至是祀明堂畢勝非復來去且論當罷者十二事侍御史魏矼亦疏勝非五罪由是得請鼎之為參預也嘗與諸將論防秋大計獨張俊曰避將何之惟向前一步度可脫鼎曰公但堅向前之議足矣鼎每日留身必陳用兵大計上意已悟又使俊密為之助至是決意親征留鼎不遣入蜀已有命相之意矣○庚午起復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朱勝非解官持餘服○主管江州太平觀朱震守尚書祠部負外郎兼川陝荆襄都督府詳議官震言荆襄之間汭漢上下膏腴之田七百餘里土宜麻麥古謂之租中若選良材招集流亡務農重穀寇來則禦寇去則耕不過三年兵食自足又給茶鹽鈔於軍中募人中糴可以下江西之舟通湘中之粟觀釁而動席卷河南此以逸待勞之道也詔送都督府時震始入見上首問以易春秋之旨震以所學對上大善之○壬申輔臣進呈上曰宰相有姦惡臺諫當言朕當施行若擬以小過使人無

高宗紹興四年

趙鼎
作相

親征
出聖

手詔
賜韓

駕取
諸將

薦張
浚

善去者誰肯作相耶趙鼎曰對曰陛下眷照如此臣鄰幸甚○金人及偽齊之兵分道渡淮知楚州樊序棄城去淮東宣撫使韓世忠自承州退保鎮江府○癸酉知樞密院事趙鼎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初鼎奏稟朝辭上曰卿豈可遠去當相卿付以今日大計制下朝士動色相慶○甲戌吏部尚書兼權翰林學士沈與求為參知政事○冬十月丙子朔上謂輔臣曰朕為二聖在遠生靈又罹塗炭屈已請和而虜復肆侵陵朕當親總六軍往臨大江決於一戰趙鼎曰累年退避虜情益驕今親征出於聖斷將士皆奮決可成功臣等願效區區亦以圖報上因曰伐蔡之功亦憲宗能斷也故韓愈謂凡此蔡功惟斷乃成遂詔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以所部往援世忠又令淮西宣撫使劉光世移軍建康車駕定日起發○丁丑參知政事孟庾為行宮留守從權措置百司事○己卯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為浙西江東宣撫使○淮東宣撫使韓世忠以所部自鎮江復如揚州初上聞虜騎渡淮再命御札賜世忠略曰今虜氣正銳又皆小舟輕捷可以橫江徑渡浙西趨行朝無數舍之遠朕甚憂之建康諸渡舊為賊衝萬一透漏存亡所繫朕雖不德無以

宋史卷一百九十一

君國子民而祖宗德澤猶在人心所宜深念累世涵養之恩永垂千載忠誼之烈世忠讀詔感泣遂進屯揚州○庚辰侍御史魏矰殿中侍御史張致遠右司諫趙霈以急遽事乞同班入對許之既而矰等與吏部侍郎鄭茲等以上親總六師皆乞扈從致遠又言今此虜敢大入謂我猶如向來不習戰爾若戎輅親征必伐虜謀上曰此朕志也○知鎮江府沈晦乞促張俊統兵為韓世忠之援趙鼎等稱晦論激昂上曰晦誠可嘉然朕知其為人語甚壯膽志頗怯鼎因稱馬廣極有才可用嘗因苗傅事得罪然諸葛亮能用度內人區區庸蜀遂致強霸上曰齊小白能忘射鉤之讎而用管仲朕豈不能用廣可令引見上殿示以恩信然後用之彼必效死力以報朕沈與求曰陛下駕馭諸將如此何事不濟鼎對曰陛下開大度用人如此天下幸甚○壬午直史館范冲奏錄曰先臣祖禹供報國史院問日上進又具到朱墨本去取躰式乞降付史館更憑衆議看定修立詔依奏並送史館○癸未福州居住張浚為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趙鼎言浚可當大事顧今執政無如浚者陛下若不終棄必於此時用之故有是命○甲申大理少卿張杓乞官觀上曰杓為理官頗有平

高宗 紹興四年

趙鼎
堅視
征議

大儀
之捷
韓世
忠黃
二使

允之稱邇來有司率多觀望鍛鍊或至刑獄失當甚非朕所以欽恤
之意人命至重豈可忽擇其尤者當痛加懲艾大抵刑獄以明恕為
先深戒慘酷趙鼎曰杓耶久任理官不畏強禦極有執守上曰當議
陞擢以為理官之勸○丁亥和州防禦使馬廣復明州觀察使充樞
密副都承旨廣入對遂有是命翌日趙鼎奏陛下用人如此何患不
得其死力上曰廣知兵法有謀略不止於鬪將而已○戊子趙鼎聞
劉光世韓世忠異議恐上意移動復乘間言今日之勢若虜兵渡江
恐其別有措置不如向時尚有復振之理戰固危道不猶愈於退而
必亡者乎自詔親征士皆鼓勇陛下養兵十年正在一日由是浮言
不能入矣○參知政事沈與求兼樞樞密院事○嚴州進士方行之
獻家財六十緡助軍戶部乞許行獻納依例補官從之自渡江後許
民間獻納補官始此○淮東宣撫使韓世忠邀擊金人于大儀鎮敗
之初奉使魏良臣王繪在鎮江被旨趣行良臣等至揚州東門外遇
選鋒軍自城中還問之云相公令往江頭把隘入城見世忠坐譙門
上頃之流星庚牌查至世忠出示良臣等乃得旨令移屯守江二人
出北門晚宿大儀鎮翌日行數里遇胡騎百十控弦而來良臣命其

宋監十九

徒下馬大呼曰勿射此來講和虜乃引騎還天長問皇帝何在良臣
對曰在杭州又問韓家何在有士馬幾何繪曰在揚州來時已還鎮
江矣虜曰得無用計復還掩我否繪曰此兵家事使人安得知出城
六七里遇虜將聶兒亭董同入城虜問講和事且言自泗州來所在
州縣多見恤刑手詔及戒石銘皇帝恤民如此又問韓家何在良臣
曰來時親見人馬出東門瓜州去矣繪曰侍郎未可為此言用兵講
和自是二事雖得旨抽回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還與未還使人不
可得而知初世忠度良臣去已遠乃上馬令軍中曰視吾鞭所響於
是引兵次大儀鎮勒兵為五陣設伏二十餘處戒之曰聞鼓聲則起
而擊賊聶兒亭董聞世忠退軍喜甚引騎數百趨江口距大儀五里
其將擬也擁鐵騎過五陣之東世忠與戰不利統制官呼延通救之
得免世忠傳小麾鳴鼓伏者四起吾軍旗與虜旗雜出虜軍亂弓刀
無所施而我師迭進背蒐軍各持長斧上楮人曾下梢馬足虜全裝
陷泥淖中人馬俱斃遂擒擬也世忠又遣董岐分兵往天長縣遇虜
于鴨口橋擒女真四十餘人是日早朝輔臣進呈世忠奏已統兵渡
江上曰世忠忠勇朕知其必成功可令戶部支銀帛萬疋兩犒賞過

江將士以激其心與求曰自胡騎蹂踐中原未嘗有與之戰者今諸將爭先用命此成功之秋也既而世忠又奏見在揚州適霖雨未能進師恐朝廷訝成功之遲上曰兵事豈容遙制趙鼎曰軍事不從中覆古之制也乃詔世忠聽其臨機制變而捷書已至矣○己丑金人圍濠州○淮東宣撫司前軍統制解元與金人戰于承州敗之初金人至近郊元逆料金人翌日食時必至城下乃伏百人于路之要又伏百人于城之東北嶽廟下自引四百人伏於路之一隅令曰金人以高郵無兵不知我在高郵必輕易而進俟金人過我當先出掩之伏要路者見我麾旗則立幟以待金人進退無路必取嶽廟走矣果然則伏者出眾皆諾又密使人伏樊良俟金人過則決河岸以隔其歸路食時金人果徑趨城下元密數之有一百五十騎乃以伏兵出麾旗以招伏要路者伏兵皆立幟以待金人大驚躊躇無路遂向嶽廟走元率兵追之金人前遇兵無所施其技盡被擒凡得一百四十八人戰馬器械皆為元所得○初聶兒李董既敗歸召奉使魏良臣等至天長聶兒按劍瞋目謂曰汝等來講和且謂韓家人馬已還乃陰來害我良臣等曰使人講和止為國家韓世忠既以兩使人為餌

突監一九一

一〇

安得令知其計虜曰汝往見元帥右副元帥昌遣接伴官蕭揭祿李聿興來迂遂以議事迎請二聖之書授之○壬辰太尉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乞以明堂恩任子宗元文資吏部言有礙條法詔特許之武臣非使相而以文資祿子孫自是為例○甲午初令江浙民悉納折帛錢折帛錢自此愈重○遣侍御史魏紅往劉光世軍監察御史田如鑿往張俊軍前諭事時光世軍馬家渡俊軍采石磯上命促二人往援韓世忠而光世等軍權相敵且持私隙莫肯協心紅至光世軍中諭之曰賊眾我寡合力猶懼不支况軍自為心將何以戰為諸公計當滅怨隙不獨可以報國身亦有利光世意許紅因勸之移書二師以示無他使為掎角已而二帥皆復書交致其情光世遂以書奏于上於是光世移軍太平州○丙申金人陷濠州守臣寇宏棄城走通判州事國鳳卿為所殺○戊戌上登舟發臨安府奉天章閣祖宗神御以行晚泊臨平鎮進呈劉光世乞與韓世忠軍一般支錢糧上曰諸將之兵用命則一其所支錢糧豈容有異此皆呂頤浩不公之弊沈與求曰豈惟錢糧至於賞罰以然惟至公可以服天下上曰大臣不公何以服眾趙鼎曰苟為不公則賞雖厚人不以為恩罰雖

高宗紹興四年

獻女
貞侍

優賞
戰功

甘西
甘非
甘非
陳東
歐陽

問控
禦計

存敗
汪黃

嚴人不以為威上曰今日朕親總六師正當公示賞罰○詔松江州縣如排辦太過令監司具名以聞當重行黜責○已亥上次崇德縣韓世忠遣本司提舉一行事務董敗參議官陳楠以所俘女真一百八人獻行在因言承州陣歿人乞厚加贈恤上蹙然曰使人死於鋒鏑之下誠為可憫可令收拾遺骸於鎮江府擇地理殯令胡松年就鎮江府設水陸齋致祭沈與求曰自建炎已來將士未嘗與金人迎敵一戰今世忠連捷以挫其鋒其功不細趙鼎曰陛下既親總六師則第功行賞與他時不同上曰第優賞之庶幾人知激勸必有成功○壬寅御舟次姑蘇館上乘馬入居平江府行宮守臣孫佑進御膳其卓子極弊上不以為嫌他日謂趙鼎曰朕念往日艱難雖居處隘陋飲食菲薄亦所甘心○故贈承事郎陳東歐陽澈並加贈朝奉郎秘閣修撰更與恩澤二資賜官田十頃趙鼎進呈韓世忠奏劄因論建炎之初黃潛善汪伯彥擅權專殺寘二人於極典上曰朕初即位昧於治躰聽用非人至今痛恨之雖已贈官推恩猶未足以稱朕悔過之意可更贈官賜田雖然死者不可復生追痛無已中書舍人王居正草制曰嗚呼古之人願為良臣不願為忠臣以謂良臣身荷美

失監一九

名君都顯號忠臣已嬰禍誅君陷昏惡嗚呼惟爾東爾澈其始將有意於忠臣乎絲朕不德使爾不幸而不為良臣也雖然爾稍不幸不失為忠而顧天下後世獨謂朕何此朕所以八年于茲一食三歎而不能自已也通階美職豈足為恩以塞予哀以彰予過○甲辰金右副元帥昌召通問使魏良臣王繪相見○乙巳淮西安撫使仇愈遣兵擊金人于壽春府敗之遂復安豐縣○十有一月戊申胡松年自江上還入見上問控禦之計松年曰臣到鎮江建康備見韓世忠劉光世軍中將士奮勵爭欲吞噬醜虜必能屏護王室建立奇勳上曰數年以來廟堂玩習虛文而不明實効侍從臺諫搜剔細務而不知大躰故未能靖禍亂濟艱難非朕夙夜留心治軍旅備器械今日賊騎侵軼何以禦之○已酉詔故責授江州團練副使黃潛善更不追復觀文殿學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汪伯彥落職依舊宮觀○庚子進呈承楚秦州各有水寨民社團聚邀擊賊馬上曰淮甸遺民未能安業今又遭此賊騎乃能力奮忠義不忘國家實我祖宗涵養之力凡水寨民兵並與放十年租稅及諸般科配差役仍支錢米以助之趙鼎曰陛下德澤如此人心益以固國祚益以長矣○壬子手詔

高宗紹興四年

詔罪狀列

吳玠救子羽

上欲渡行決戰

張俊復知院

李綱獻策

曰朕以兩宮萬里一別九年覬迎鑾輅之還期遂庭闈之奉故暴虎憑河之怒敵雖逞於兇殘而投鼠忌器之嫌朕寧甘於屈辱是以卑辭遣使屈已通和仰懷故國之廟祧一干寶涕俯見中原之父老寧不汗顏比得強敵之情稍有休兵之議而叛臣劉豫懼禍及身造為事端間諜和好信逆離之狂悖率群偷而陸梁警奏既聞神人共憤皆願挺身而效死不忍與賊以俱生今朕此行士氣百倍雖自纂承之後每乖舉措之方尚念祖宗在天之靈共削國家累歲之耻殪彼逆黨成此雋功自豫僭立朝廷以虜故至以大齊名之至是始下詔聲其逆罪焉○川陝宣撫司統制官楊從儀敗虜于臘家城岳飛之取襄陽也朝廷命宣撫副使吳玠乘機牽制玠遣從儀以兵入偽地遇敵勝之○癸丑白州安置劉子羽放令逐使初吳玠除川陝副使乃奏詳新命且言屢破金賊宣臣之功乃子羽知臣而薦拔之功也望追還成命於張俊與子羽少寬典刑上曰進退大臣蔽自朕志豈可由將帥之言可聽子羽自便上因言臺諫論事雖許風聞須要審實如排擊人才豈無好惡若果務大軀不指摘纖瑕細務強置人於有過豈惟陰德不淺亦可銷刻薄之風成忠厚之俗趙鼎曰聖訓廣

大如此言事官宜奉以周旋也○戊午僉書樞密院事胡松年兼權參知政事以沈與求按行江上故也上見士氣大振捷音日聞欲渡江決戰趙鼎曰退即不可渡江非策也虜兵遠來利於速戰豈可與之爭鋒兵家以氣為主三鼓即衰矣姑守江使不得渡徐觀其勢以決萬全且豫猶不親臨止遣其子豈可煩至尊與逆離決勝負哉於是遣與求按行江上○金人陷滁州於是劉光世移軍建康府韓世忠移軍鎮江府張俊移軍常州○己未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張俊知樞密院事俊請遣岳飛渡江入淮西以牽制虜兵之在淮東者上從之及入見上問鼎俊方略如何鼎曰俊銳於功名而得衆心可以獨任於是上復用之○辛酉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綱言今為齊悉兵南下其境內必虛倘命信臣乘此機會擣穎昌以臨畿甸電發霆擊出其不意則偽齊必大震懼呼還醜類以自營救王師進躡必有可勝之理非惟牽制南牧之兵亦有恢復中原之兆此上策也朝廷或以茲事軀大則鑿輿駐蹕江上勢須號召上流之兵順流而下旌旗金鼓十里相望以助聲勢則敵人雖衆豈敢南渡仍詔大將率其全師進屯淮南要害之地設奇激擊絕其糧道賊必退遁保全東南徐

高宗紹興四年

桑泉之捷

君臣至誠相與

趙鼎定策

議攻討此中策也萬一有借親征之名為順動之計委一二大將揮
 敵于後則臣恐車駕既遠號令不行賊得乘間深入州縣望風奔潰
 其為吾患有不可勝言者矣此最下策也往歲金人南渡利在侵掠
 既得子女玉帛時方暑則勢必還師今偽齊使之渡江而南必謀割
 據將何以為善後之計哉初張浚之謫福州也綱亦寓居焉浚服其
 忠義除前隙更相親善及浚召入綱因以奏疏附之執政進呈上曰
 綱去國數年無一字到朝廷今有此奏豈非以朕總師親臨大江合
 綱之意乎所陳亦今日急務可降詔獎諭○癸亥淮西宣撫司統制
 官王德與虜遇于滁州之桑根敗之○丁卯上謂執政曰朕與大臣
 論事倘有不合便輕為去就何也張浚曰事有可行有不可行陛下
 一言之漏言者意其好惡因有論列不得不為去就上曰君臣之間
 當至誠相與勿事形迹庶可同心叶德以底平治朕以三四大臣皆
 當分委張浚專治軍旅胡松年可專治戰艦浚曰仁祖亦嘗委范仲
 淹韓琦分事而治言者數以為辭不旋踵報罷上曰今日之患若不
 專責無由辦集將來如財用亦須委一大臣○己巳夜淮西宣撫司
 選鋒副統制王師晟親軍副統制張琦合兵復南壽春府○辛未起

宋史卷一百九

復知岳州程千秋移知鼎州張翥知岳州上覽除目問翥才術如何
 趙鼎曰聞其能辦事上曰不須更問其人薦惟才是用胡松年曰朝
 廷用人不可不填用一君子則君子進用一小人則小人進上曰君
 子剛正而易踈小人柔佞而易親朕於任用聽察之間不敢少忽也
 ○右司諫趙鼎請命有司條具一歲錢穀出入之數裁節浮費上曰
 此疏極關治躅過防秋便可施行胡松年曰使論事之臣每如此何
 患不能叶濟中興正恐賊騎既退國家暫安虛文細務又復出矣上
 曰趙鼎記此可為戒○知樞密院事張浚往鎮江視師時金人於滁
 上造舟有渡江之意主管殿前公事劉錫神武中軍統制楊沂中見
 趙鼎曰探報如此駕莫須動鼎曰侯虜已渡江方遣二君率兵趨常
 潤併力一戰以決存亡更無他術錫曰相公可謂大膽鼎曰事已至
 此不得不然二君隨駕之親兵也緩急正賴為用豈可先出此言錫
 等乃退○金左副元帥昌遣通問使魏良臣王繪歸行在癸酉夜魏
 良臣等至常州見浙西江東宣撫使張俊甲戌夜良臣等至許市遇
 知樞密院事張浚于舟中良臣等具告以虜所言且謂虜有長平之
 衆浚謂曰欲同詣行在徐思之恐人疑惑乃密奏使人為虜所誅切

向宗紹興四年

不可以其言而動又勿令再往軍前恐我之虛實反為所得浚遂疾
 駢臨江召韓世忠劉光世與議且勞其軍將士見浚來勇氣自倍浚
 部分諸將遂留鎮江節度之○十有二月乙亥朔輔臣奏事上因論
 祖宗創業艱難未嘗不以躬儉為天下先蓋儉則不妄費不妄費則
 征求寡而民心悅此所以得天下也宣和以來世習承平之久奢侈
 極矣馴致禍亂可不戒哉○乙卯布衣王蘋特補右迪功郎蘋候官
 人寓居吳江守臣孫佑言其素行高潔有憂時愛君之心召對後四
 日賜進士出身除正字上謂輔臣曰蘋起草茅而議論進止若素宦
 子大抵儒者能通世務乃為有用○丙戌夜月犯昴太史以為胡滅
 之象上以諭輔臣胡松年曰天象如此中興可期上曰范蠡有言天
 應至矣人事未盡也更在朝廷措置如何耳○初張浚至江上令韓
 世忠募軍民王愈王德持書抵右都監宗弼所為言張樞密已在鎮
 江虜見浚書押色動即以右副元帥昌書約日索戰○己丑權淮東
 安撫司公事趙康直劾泰州兵官任顯不伏使令上曰康直既權帥
 事自合施行嘗記朕為元帥時有一部將醉入酒家壞其盆盜朕拍
 白金償之而斬部將自此更無一人犯令者大抵用兵當以威信為

宋監十一

十一

先○辛卯 上謂輔臣曰韓世忠近以鱖魚鮓來進朕戒之曰朕艱
 難之際不厭菲食卿當立功報朕至於進貢口味非愛君之實也已
 却之矣○壬辰湖北制置司統制官牛阜徐慶敗虜于廬州○乙未
 詔陳獻兵書進士葉汝舟賜帛二十四匹○丙申淮南東路轉運判官
 郭楫罷先是上命漕司以米萬石接濟水寨民兵及是五旬而未有
 顆粒至者侍御史魏矰言楫不才慢命上曰今日大敵在前欲臣下
 趨事赴功不可不大明賞罰有賞而無罰是猶有春夏而無秋冬也
 萬物之生何由成實故楫遂罷○丁酉侍御史魏矰言日食正旦乞
 下有司講求故事上曰日食雖是躔度之交術家能逆知之春秋日
 食必書謹天戒也矰之言良愜朕意宜下有司講求故事凡可以消
 變者悉舉行之○戊戌責授單州團練副使劉子羽復右朝散大夫
 提舉江州太平觀時吳玠復辟兩鎮之節且言子羽累年從軍亦薄
 有忠勤可錄念其父幹靖康間死節京城其母恐子羽年死嶺海無
 復自新非陛下善善及子孫之意伏望聖慈特許臣納前件官少贖
 子羽之罪翌日詔玠篤於風義降詔獎諭士大夫以此多玠之義而
 復子羽之知人焉○庚子金人退師初右副元帥元顏昌在泗州而

高宗 紹興四年

右都監宗弼屯于竹塹鎮嘗以善幣遺淮東宣撫使韓世忠約戰世忠方與諸將飲即席遣伶人張軫王愈持楮名為報報書略曰元帥軍事良苦下諭約戰敢不疾治行李以奉承指揮也時虜即既為世忠所扼會大雨雪糧道不通野無所掠至殺馬而食番漢軍皆怨憤僉軍又為飛書擲於帳前云我曹被駢至此若過江必擒爾諸酋以獻南朝俄聞上親征且知金主晟病篤將軍韓常謂宗弼曰今士無鬪志過江不叛者獨常爾佗未可保也惟速歸為善宗弼然之夜還

論謂朕當親總六軍臨江決戰鼎即對曰親征出於聖斷將士皆奮決可成功於是移張俊於金陵進光世於當塗起世忠於維揚復起張俊而董其事自張公之出行邊郡也今年命諸將觀機會明年擢諸將觀兵勢今日召諸帥議軍事明日命諸帥分軍屯書押之示虜酋動色號令之下奔走惟命不日今日之事有進擊而無退保也則曰若諸將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與虜共也大儀之役伏兵四起李董就擒壽春之勝展幟示之虜眾奔潰鎮江勞軍韓世忠移書兀术有張樞密在此之言虜酋相顧失色虜於是有一雪夜之走采石狗師之令一下諸將以死鑿戰我於是有一家灣之捷嗚呼富平之失此魏公也後乎江上之勝亦此魏公也人無愚智作之則奮師無利鈍敵之則銳茲非其驗歟

癸卯參知政事沈與求兼權樞密院事以胡松年再往江上故也○

宋監十九

十九

金人去滁州將官盧師迪引兵至竹塹鎮遇虜千餘騎敗之

○紹興五年春正月乙巳朔日有食之○上在平江○金人去濠州○丙午詔戶部出錢四十萬緡付江西漕司增市軍儲○丁未知樞密院事張浚奏虜人潛師遁去今已絕○此見行措置招集淮南官吏還任撫存歸業人戶等事上曰劉豫父子強誘虜人擁眾南

侵窺伺江浙其志不淺乃今一夕遁去其所亡失多矣然賊馬方卻而浚已能為朕措置如此可謂孜孜奉國知無不為也大臣和於內將相和於外故舉措得宜而敵人知畏此其所以遁去也○詔諸路州縣係官田舍委守令出榜召人承買拘催價錢起發○己酉宰相趙鼎奏虜騎遁歸皆自陛下聖書素定然善後之計當屈群策願詔前宰執各條具所見來上斷自聖意擇而用之上曰朝廷能採衆論則慮無不盡雖芻蕘之言儻有可采猶當用之况前宰執嘗在朕左右必知朝廷事沈與求曰國有大議就問老臣乃祖宗故事於是賜詔書訪以攻戰之利備禦之宜措置之方緩懷之略令悉條上焉○

庚戌趙鼎曰祖宗差役本是良法王安石但見差衙前一事州縣奉行次當變祖宗舊法民始不勝其擾上曰安石行法大抵學商鞅耳

恢復
先求
人才

張浚
入見

漸圖
恢復

贈馬
伸官

毀譽
身實

自安石變法天下紛然但差役之法行之既久不可驟變耳○淮西
宣撫司統制官王進薄金人于淮降其將程師回張廷壽而還○辛
亥上謂輔臣曰恢復之圖所宜愛日講先要須先求人才有人才則
天下之事無患不舉然用人才在於進君子去小人趙鼎曰臣待罪
宰相為陛下分別君子小人而用舍之乃其職也敢不奉詔○淮東
宣撫司統制官崔德明敗虜於盱眙○乙卯張浚自江上還入見○
丙辰上謂趙鼎曰大臣朕之股肱臺諫朕之耳目職任不同而事歸
均一或有官非其人所當罷黜者卿等宜亟以告朕不必專待臺諫
○丁巳詔江北賊馬已退應大臣及侍從職事官各條具利害聞奏
○詔推貨務每日入納錢以其半支給見錢關子○戊午輔臣進呈
曲赦淮南事日上曰虜雖退遁然南北之民皆吾赤子當示兼愛并
容之意中原未復二聖未還赦又不可夸大策使實惠加於兩淮百
姓乃朕指也上又曰虜已退遁須當漸圖恢復若止循故轍為退避
之計何以立國祖宗德澤在天下二百年民心不忘當乘此時大作
規摹措置朕亦安能鬱鬱久居此乎趙鼎曰時不可失誠如聖諭事
所可為者當謹以次條畫奏稟

聖明天子立志英明每念恢復誓未嘗不有此此一洗之意
考之固史聖心可見初年與輔臣論恢復之由首論周宣復古之
詩次論漢光武尋邑昆陽之勝又其次論唐肅宗以復王室之盛
可謂志於規恢矣又嘗語宰執曰今當漸圖恢復乘時大作規模
朕安能鬱鬱久居此又謂宰執曰今已六月下旬便可講陟秋事
朕當親率諸軍分頭迎敵若依前遠避何以立國不日修車馬備
器械外攘夷狄之事更須講求則曰訓卒繕甲極力措置今冬虜
來似有可勝之理善車攻詩羊祜傳造有琴樣以示武備作金銀
梳以旌射士教習舟師修復馬政措置屯田精擇間諜其志蓋未
嘗不在鉅鹿也

庚申詔諸州禁卒日教射藝守臣旬按仍令憲臣躬親按賞以備朝
廷抽取拍試士兵射士亦令教習歲終比較粗精以聞○辛酉詔故
殿中侍御史馬伸頃因言事死於貶所忠直之操念之輒然可特贈
左諫議大夫依所賜官與合得致仕遺表恩澤令諸路州軍尋訪家
屬以聞伸既以斥死會趙鼎入相上記其忠乃有是命○壬戌張浚
奏臣頃者出使川陝橫遭誣謗蒙陛下特降宸翰辨明之使臣一旦
昭雪死無所畏上曰朕方屬卿中原之事不可輒以曩日誣謗過自
畏縮况毀譽之來當考其實齊威公所以封即墨大夫烹阿大夫毀
譽不公自古所患孔子曰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况於毀乎浚曰

高宗紹興五年

上得馭將之道

陛下於毀譽之際曲留聖意如此羣臣之幸上曰使其人誠非才則言者不可謂之毀也在於考其實而已○鎮江建康府淮南東路宣撫使韓世忠為少保克淮南東路宣撫使鎮江府置司時世忠與劉光世張俊相計入覲世忠奏虜騎遁去陛下必喜上曰此不足喜若復中原還二聖乃可喜耳然有一事以卿等將士賈勇爭先非復昔時懼敵之比所喜蓋在此也後數日上以諭輔臣趙鼎等贊上誠得馭將之道

漢高祖收天下哀傑願指氣使如驅羣羊權畧固高遠矣韓信假王不因躡足以止其怒幾敗乃事大抵以術數御物者以技有時而窮也太上皇帝駕馭諸將出於誠信雖辭色間暇而披靡震驚不敢桀黠者專以君臣分義折伏其心故也劉光世不欲受村充節制上怒曰宣容改色如此遣使諭旨即奉詔過江復以銀合茶藥賜之張俊入對論及劉光世解罷軍政有登仙之歎上曰卿初見朕時何官曰修武郎上曰是時家貧如何曰貧甚嘗從陛下求戰袍以禦寒上曰今日貴極富溢何所自邪曰皆陛下所賜上曰卿既知此宜思自効而有羨於光世何耶俊皇恐流涕誓以死報恩嗚呼神機妙略動於事會與夫游雲夢以縛信踞床洗以召布孰為得休乎

上曰楚用子玉晉文公為之側席而坐今虜騎雖退然黏罕等輩猶

劉光世 世宣 撫淮 西 張俊 宣撫 淮東 厚錫 諸將 罷試 數官

在朕敢忘此憂乎○癸亥起復江南東路淮南西路宣撫使劉光世為少保克淮南西路宣撫使置司太平州浙西江東宣撫使張俊開府儀同三司江南東路宣撫使置司建康府○甲子淮西統制官鄧瓊拔光州執偽知州許約遂復光州○戊辰上謂大臣曰劉光世韓世忠張俊相繼入覲朕嘉其却敵之功錫賚甚厚朕服御物有可予者亦以予之皆拜賜涕泣願身先士卒圖復中原以報趙鼎曰此社稷之幸也○己巳罷試教官法其諸州學官並從朝廷選差自元豐間始立是法及是言者以謂欲為人師而先納所業求有司以幸中程度又按計格法以爭得之甚非建學校立學官之本意故罷○壬申劉光世韓世忠張俊入辭尚書右僕射趙鼎知樞密院事張俊參知政事沈與求僉書樞密院事胡松年侍上命光世等升殿諭曰敵人南侵諸名酋皆在其中蓋有侵噬江浙之意賴卿等戮力捍敵卒伐奸謀使其失利而去朕甚嘉之然中原未復一聖未還朕心慊然卿等其勉之光世曰臣等蒙國厚恩敢不效死鼎曰臣聞降虜程師回言逆臣劉豫給虜人云光世世忠比失驩虜至淮甸異所聞其氣已沮矣上曰有告朕光世世忠坐少嫌意不釋然者烈士當以氣義

高宗 紹興五年

謝

相許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小嫌何足校今日朕為分之宜釋前憾結驩如初光世世忠感泣再拜曰臣等湏過聽嘗有違言至於國事不敢分彼此今已相好無他矣乃煩君父訓飭丁寧臣等皇懼無所容敢不奉詔鼎等頓首賀上曰將帥和社稷之福也

謝勉光世而光世先致意以約張韓此得協和之道也

是月金主晟卒立亶為嗣○二月丙子詔布衣陳得一就秘書省別造新曆令少監朱震監視又詔川陝宣撫司尋訪眉州精曉曆數人將所降曆日交官監視參攷有無差錯申尚書省○丁丑上御舟發平江府○戊寅命祠部員外郎張銖奉太廟神主自海道至臨安府○壬午御舟至臨安府行宮留守孟庾率京官小使臣以上迎于五里外上乘輦還行宮○乙酉侍御史張致遠言自昔立國者兵不貴多貴於有用財不患之患於無節聚財養兵皆出民力且東南土地不加廣而日以荒蕪租賦不加饒而日以賸耗蓋緣民以力田為苦而游手者軍伍收之避役者度牒假之強悍者盜賊死之一人耕百人食本先瘁矣今主計者初非因任復數更易利源不講權柄下移

上還 臨安 張致遠 理財

宋監十九

酒稅利源也而諸將浸之茶鹽利源也而堂吏私之銅鐵利源也而工賈擅之常平利源也而憲司忽之今欲理財宜三司精擇使副或及經理則財用沛然矣詔戶部限十日講究條具申尚書省○丙戌右僕射趙鼎守左僕射知樞密院事張浚守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兩制出浚獨以軍功及專任邊事為言上既以邊事付浚而政事及進人材專付於鼎矣

趙鼎 張浚 並相

論時張趙二公相得人固知且並相樞獨以謂且作樞密使同心同德亦何不可趙退則張繼之說一般話行一般事用一般人如此則泰道長若同相議論有不合或當去位則一番改更必有參商是賢者自相爽也已而其事亦果如此

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綱復觀文殿大學士知温州范宗尹復觀文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秦檜復資政殿大學士始用明堂恩也○神武後軍統制岳飛為荆湖南北襄陽府路制置使將所部平湖賊楊公賜錢十萬緡帛五千匹為犒軍之費○丁亥趙鼎張浚告謝命坐賜茶浚因曲謝又以儲貳為言上首肯曰宮中見養藝祖之後二人長者年九歲不父當令就學浚復奏王者以百姓為心修德立政

高宗 紹興五年

惟務治其在我則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天下捨我將安歸哉固不僥倖於近績也仰惟陛下躬不世之資當行王者之士以大有為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國勢既隆強虜自服天下自歸因書王朴平邊策以獻又奏臣昨奉清光竊見陛下於君子小人之分聖意拳拳於此宗社生靈之福也昔唐李德裕言於武宗曰邪正二者勢不相容正人指邪人為邪邪人亦指正人為邪人主辨之甚難臣以為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他物不能自起臣嘗推類而言之君子小人見矣大抵不私其身慨然以天下百姓為心此君子也謀身之計甚密而天下百姓之利害我不顧焉此小人也志在於為道不求名而名自歸此君子也志在於為利掠虛美邀虛譽此小人也其言之剛正不撓無所阿徇此君子也詞氣柔佞切切焉伺候人主之意於眉目顏色之間此小人也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此君子也人之有善必攻其所未至而掩前此小人也難進易退此君子也叨冒爵祿幾無廉耻此小人也臣嘗以此而求之君子小人之分庶乎其可以槩見矣小人在位則同

宋監十一

十一

於已譽之以為君子異於已排之以為小人不顧公私不恤治亂不畏天地鬼神是以自崇觀以來以至今日有異於已者而稱其為君子乎臣以為必無之也彼其專為進身自營之計故好惡不公以至於亡身亡家亂天下而莫之悔惟陛下親學問節嗜欲清明其躬以照臨百官則君子小人情狀又何隱焉○提舉建昌軍仙都觀胡安國復徽猷閣待制知永州不許辭免制曰朕惟士君子讀聖人之書學先王之道宜獨善其身而已哉治人治已成已成物易地則皆然世俗之儒名師孔子孟實蹈揚墨可與論中庸者鮮矣安國學優則仕行顧於言通經為儒者之宗論事識治道之体頃從時望召實瑣闈方嘉便於咨詢顧何嫌於封駁奉身而去亦既累年予力思共理之良爾安得獨善於已零陵雖小有社有民竹馬懽迎相望數舍往讀中興之頌無忘平日之言○統制關外軍馬吳璘同統制楊政復秦州金徽離曷集諸道兵來援政復擊敗之○已丑詔臨安府修蓋瓦屋十間權克太廟侍御史張致遠言中原雖隔絕而陵寢故在京都雖未復而廟社僅存萬一四方傳播以為朝廷勅建太廟茲焉定都人人解躄難以家至戶曉甚失興復大計殿中侍御史張絢亦奏人

高宗紹興五年

趙鼎
得諫
臣

改正
宋錢
孫

范冲
進實
錄考
異

封安
之始

言籍籍謂陛下去歲建明堂今年立太廟是將以臨安府為久居之地不復有意中原矣後二日有詔梁汝嘉隨宜修葺俟移蹕日復充本府使用○壬辰詔張浚暫往江上措置邊防○左司諫趙鼎言安危治亂之幾相為倚仗臣願陛下無忘親征時臣亦無忘扈從時則治安可保恢復可期矣伏望益軫聖念載廣遠圖知宴安不可懷則前日跋履之勞不可忘也知豈樂不可極則前日宵旰之憂不可忘也知前日倉卒之驚則備禦之策其可忘乎知前日餽餉之艱則理財之道其可忘乎詔鼎論奏浚得諫臣之辭可轉一官賜紫章服仍令尚書省將所奏修寫成圖進入

善乎趙鼎之言曰願陛下無忘親征時臣亦無忘扈從時此與馮異之勉光武者何異異時吳帝亦曰陛下勿以敵之進退為憂輸勿以事之急為作輟凡下詔必務責已引對必令盡言此與陸贄之告德宗者又何異君臣上下警戒如此虜其可謂中國無

備乎

丙午詔遣監察御史一員往江西閩廣諸路躡訪捕盜○是日雷聲初發○戊戌宋錢孫以扈從恩特轉一官殿中侍御史張絢言錢孫特於選郡上轉行超躡眾人數等彼身冒鋒鏑萬死一生者儻或聞

宋監十

廿

之豈免別生僥覲望速賜改正仍乞今後不許閣門以私事徑自取旨並須經由三省及應干隨龍人亦不得妄有僥求上曰絢所論極當可亟令改正然隨龍人偶有一日攀附之舊輒僥求恩澤不已朕每抑之今後有如此者可令臺諫論列○庚子命翰林學士孫近直學士院胡交修編類職事官條具利害章疏進上用直史館范冲之請也○辛丑尚書左僕射趙鼎監修國史鼎奏范冲直史館於臣為外姻願以授浚上曰安可以冲故廢祖宗故事况史館非朝廷政令之地可無詳前二日冲以史事入對奏疏曰臣竊惟神宗皇帝實錄既經刪改議論不一復慮他日無所實證輒欲為考異一書明示去取之意據史館所用朱墨本出於臣僚之家私相傳錄書寫之際悉從簡便臣追記紹聖重修實錄本朱字係新修黃字係刪去墨字係舊文今所傳本其刪去者止用朱抹又其上所題字蓋當時簽貼今考異依重修本書寫每條即著臣所見於後庶幾可考其考異五卷乞付史館更憑眾議判定修立從之○詔劉光世妾許氏甯氏吳氏並封孺人用光世請也中興後諸大將封妾自此始○癸卯進呈殿中侍御史張絢言宰相用才雖不當以鄉閭親舊為嫌更宜廣訪寒

高宗紹興五年

峻上曰朕亦面諭卿若如此則朋黨之風自破矣張浚曰大臣以國
家為心則所用人才必取公論安有朋黨趙鼎曰用人亦所以立國
臣任宰相豈敢久居至於立國規模則不敢不為久遠計○川陝宣
撫副使盧法原薨于閬州○偽齊將商元襲信陽軍知軍事舒繼明
被擒誘以美官繼明罵曰吾寧為大宋鬼豈汗逆賊耶遂遇害○閏
二月乙巳朔宗正少卿直史館范仲秘書少監朱震並兼侍講○是
日雨雹○丁未張浚往江上視師詔百官出城餞送時浚既行浚而
趙鼎居中總政事表裏相應鼎於是以前後及人材所當召
用者密條而置諸座右一一奏稟以次行之鼎謙冲待士犯顏敢諫
權倖請謁內降差除一切格止鼎素重伊川程頤之學元祐黨籍子
孫多所擢用去職吏進正人時號為賢相翕然有中興之望鼎嘗入
見見自外移竹栽入內奏事畢亟往視之方興工於隙地鼎問孰主
其事曰入內高品黃彥節也鼎呼彥節責之曰頃歲良嶽花石之擾
皆出汝曹今將復蹈前轍耶勒軍令狀日下罷役翌日鼎入對上改
容謝之○簽書樞密院事胡松年知宣州免謝辭○參知政事沈與
求兼權樞密院事○新知湖州李光言明越之境地濱江海水易泄

而多旱故自漢唐以來皆有陂湖灌溉之利大抵湖高於田田又高
於江每旱則放水溉田澇則決田水入海故無水旱之災凶荒之
歲也本朝慶曆嘉祐間民始有盜湖為田者宣和以來創為應奉始
廢湖為田自是歲被水旱之患臣自壬子歲入朝首論茲害蒙朝旨
先取會餘姚上虞兩邑廢置利害遂蒙獨罷兩邑湖田其會稽之鑑
湖鄞之廣德湖蕭山之湘湖等處其類尚多州縣官往往利為主田
頑猾之民侵耕盜種上下相蒙未肯盡行廢罷伏望聖慈專委漕臣
考究漢唐之遺利檢舉祖宗之成法應明越湖田盡行廢罷其諸路
如江東西圩田蘇秀園田各有未盡利害者因此東作之府遍下諸
路監司守令條具以聞詔諸路漕臣躬親前去相度利害限半月申
尚書省○己酉詔戶部措置撰集紹興會計錄用侍御史張絢奏也
絢言國朝有景德會計錄又有皇祐會計錄至治平熙寧間皆有此
書其後蘇轍又做其法作元祐會計錄雖書未及上其大略亦有可
觀皆所以總括巨細網羅出納凡天下賦入之數養兵之數條章各
立支費有限謹視其書上下遵守此作會計錄之本意也故有是旨
其後戶部第具去歲收支數以聞而已○辛亥詔權於濠州等處置

市易務以通商貨其後岳州潭州亦如之○命三衙兩浙江湖廣諸路帥臣依條揀放廂禁軍○壬子輔臣奏遣中使往温州奉迎太廟神主事上曰朕以宗廟在遠心嘗慊然今奉迎神主至行在當行朝謁之禮○乙卯御筆參知政事孟庾沈與求並權樞密院事輔臣進呈上顧趙鼎曰已與卿議定參知政事並兼權樞密院矣鼎曰樞密非古也自五代時以郭宗翰為使國朝因而不改故三省樞密院分為二途仁宗朝富弼作諫官時陝西用兵弼建議乞令宰相兼樞密院事宰相呂夷簡辭之再三後卒從弼議宰相兼樞密院自夷簡始也臣既以宰相兼治院事而參知政事之臣並令兼權則事歸一體前入謂樞密院調發軍馬而三省不知三省財用已竭而樞密院用兵不止此誠至論上曰往時三省樞密院不同班進呈是以事多不相關白然朝廷議論豈有帷幄二三大臣不與聞者○手詔曰朕惟監司外臺耳目郡守承流宣化惠養吾民其委任重矣間者朝廷輒輕以假人將何以使吏民聳然聽服朕甚恐焉繼自今其慎選擇勿徇于故常勿牽于私昵重以累國○侍御史張致遠乞以安發欺庇為有司殿最若一縣被按於監司則罪一州一州被按於臺諫則罪一路其有激濁揚清無所顧避者亟張寵之詔刑部立法申尚書省○詔諸路提刑司申行諸州禁囚病死人歲終計分斷罪之法○丙辰詔諸路提舉常平併入茶鹽司內無茶鹽司去處仍令提刑兼領○尚書兵部侍郎王居正言四庫書籍多闕乞下諸州縣將已刊到書板不以經史子集小說異書各印三帙赴本省係民間者官給紙墨工賃之直從之○丁巳福建路轉運司官鄭士彥言坑冶盡廢物料貴踴計用錢二千四百而鑄于錢其本路舊額合發新錢二十八萬四百千省本司與提點司歲認其數不猶愈於鼓鑄之折本欲望詳酌伺邊事息日施行從之○川陝宣撫司將官牛牯與金人遇于瓦吾谷死之承信即高萬部將任安隊官秦元薛琪張亨皆死於陣虜顧萬戶曰真健兒也○丙寅殿中侍御史張絢乞於經筵讀三朝寶訓上曰可從其請○詔江東浙西路各造九車戰船十二艘浙東造十三車戰船八艘時王夔自京湖得一巨艦以歸故命倣其制為之○丁卯詔足食足兵今日先務戶部尚書章誼可專切措置財用兼參知政事孟庾提領資政殿大學士秦檜言虜人便於弓矢乞多造強弩神臂弓以備攻討上曰檜雖在官祠不忘朝廷○右司諫

簡宗紹興五年

趙需言今天下之弊正患縣令之非其人願罷去注授格法盡歸堂
除上曰比已降詔慎擇監司郡守然縣令於民尤親亦宜遴選趙鼎
曰莫若令監司郡守舉治狀顯著者稍加擢用其尤無良重寘之法
或足以示勸懲○王瓊提舉江州太平觀初瓊既除騎帥而侍御史
張致遠殺中侍御史張絢右司諫趙需論奏其罪瓊聞亦奏辭新命
乞在外宮觀○戊辰敕令所刪定官金安節入對安節上三事其一
請專任理財之臣其二論行在職事官堂除猥冗其三論士風不競
不卹國事自為身謀乃取其第二奏行下○詔江浙湖廣福建等路
各置路分總管一員於帥府駐劄○已巳參知政事孟度言准敕差
提領措置財用令乞以總制司為名專察內外官司隱漏違欠行移
如三省体式應本司措置事件依例進呈得旨關申尚書省仍鑄印
以賜諸路係省錢出入舊經制司每千收頭子錢二十二其十上供
其十三州縣及漕計支用便請增十錢又請收者戶長顧錢抵當四
分息錢轉運司移用錢勘合朱墨錢常平司七分錢茶鹽司袋息等
錢又收入戶台零就整二稅錢免役一分寬剩錢又收官戶不減半
民戶增三分役錢又收常平司五分頭子錢並令諸州通判諸路提

宋世十卷

七

刑司拘催其後東南諸路歲收總制錢七百八十餘萬緡而四川不
與焉大凡東南諸路經總二司錢歲收一千四百八十餘萬緡四川
歲收五百四十餘萬緡○左承議郎顏為追毀出身以來告敕除名
勒停展三期叙坐前守嚴州犯自盜贓當徒六年也○經筵開講自
上視師暫輟讀講至是復之○壬申上謂輔臣曰昨范溫帶來京東
民兵比效用請給春秋特支衣絹一疋昨日中軍引見頗有藍縷者
朕出內帑絹二千疋賜之趙鼎等曰陛下內帑縑帛之數非承平比
每推以賜將士此盛德也上曰朕宮中未嘗妄費雖內帑所有不多
專用以激犒將士而已○詔六院官左藏庫監官並依舊堂除○詔
右承奉郎徐度令中書舍人試策一道左迪功郎胡理左朝散郎錢
葉新授太常博士張宿並召試館職左朝奉郎新浙東提舉汪愷左
承議郎通判潭州王棠並與陞擢差遣自詔復十科薦士而汪澤薦
度及棠葉夢得薦愷及度高勝仲薦理宿棠沈與求薦葉胡交修薦
愷故有是命中興後士以十科薦用者自此始○真陽縣觀音山盜
起攻剽鄉落舉人吳琪竄去琪妻譚氏被執盜欲妻之譚詬之曰爾
輩賊也官軍旦夕且至將為齏粉我良家女何肯為汝婦盜強

高宗紹興五年

舊儒

已至於捶擊愈極口四罵為所殺○三月甲戌朔詔諸路監司帥守
條具被受專法來上用太府寺承王良存請也○丁丑詔侍講朱震
范冲專講春秋左氏傳孫近唐輝仍講論語孟子鄭慈胡文修讀三
朝寶訓上雅好左氏春秋故擇儒臣講之○詔職事官監察御史至
侍從并館職正字已上及在外侍從官監司帥守各舉所知充監司
守令限半月具奏用侍御史張致遠請也○詔諸路勘合錢每貫收
十文足勘合錢即所謂鈔旁定帖錢者○辛巳詔客販淮浙鹽至荆
湖州軍如願般販往襄陽府路者聽從便京西舊東北鹽地分至是
始通焉○甲申准東宣撫使韓世忠以大軍發鎮江世忠將行上賜
手劄曰昨因虜退議者以經理淮甸為言人多揮行卿獨請以身任
其責朕甚嘉之時山陽殘弊之餘世忠披荊棘立軍府與士同力役
其夫人梁氏親織薄為屋將士有臨敵怯懦者世忠遺以巾帕設樂
大燕會俾為婦人粧而耻之軍壘既成世忠乃撫集流散通商惠工
遂為重鎮○觀文殿大學士李綱進省記到建炎時政記二冊上謂
大臣曰朕已看過皆是實事綱近日論事非往時之比趙鼎曰綱財
氣過人但自辟屬官多少年浮躁之士致有所累耳○辛卯中書門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一十九

七十九

鹽司不
州郡
蔡中
養蚕

下後省奏上殿臣僚有親聞聖語者乞依慶曆七年詔旨備錄闕修
注官如循習故例隱匿不報以遠制論○壬辰左奉議郎李椿年入
對上問以民間利害椿年曰今日法令非不善財用非不足而州縣
每每不治者在不得人耳若於二稅稍加措置不至失陷用度自足
若轉運司更將常賦隨時轉易通一路之有無財不可勝用也上曰
今日監司郡守不相協濟朕在河朔親所備見監司所至不恤州郡
有無盡行剗刷州郡往往藏錢不令監司知椿年奏曰誠如聖訓○
甲午趙鼎奏近久雨恐傷苗稼欲下臨安府祈晴孟庾沈與求曰以
天氣久寒蠶損其衆上曰朕見令禁中養蠶使知稼穡艱難祖宗時
於延春閣兩壁畫農家養蠶織絹甚詳元符間因改山水○丁酉復
移浙西安撫司於臨安府以駐蹕之地理宜增重事權故也○戊戌
詔道州丁米依舊於田畝上均敷用本州請也○庚子罷饒州孳生
監鄱陽地高寒非馬所宜自置監至今所蓄牝牡馬五百六十二而
斃者三百十有五駒之成者二十有七而已其芻粟又皆賦於民人
不以為便故罷之○兵部侍郎王居正獻辯學四十二篇居正嘗入
見請以舊所論著王安石父子平昔之言不合於道者為獻上許之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一十九

居正乃釐為七卷其一曰蔑視君親虧損恩義凡所褒貶悉害名教其二曰非聖人滅天道詆誣孔孟宗尚佛老其三曰深懲言者恐上有聞其四曰託儒為姦以行私意變亂經旨厚誣天下其五曰隨意互說反覆皆違其六曰排斥先儒經術自任務為新奇不恤義理其七曰三經字說自相抵牾詔送祕書省宗觀間王安石學益盛內外校官非三經義字說不登几案居正獨非之至是因事請對進言曰臣聞陛下深惡安石之學又矣不識聖心灼見弊安在敢請上曰安石之學雜以霸道取商鞅富國強兵今日之禍人徒知蔡京王黼之罪而不知天下之亂生於安石居正對曰禍亂之原誠如聖訓然安石所學得罪於萬世者不止此因為上陳安石訓釋經義無父無君者一二事上作色曰是豈不害名教孟子所謂邪說者正謂是矣居正退即序上語繫於辯學書首上之○辛丑都督行府言知泰州邵彪具到營田利害勸會所陳委可施行合關送尚書省指揮從之參知政事孟庾沈與求見其所關曰三省樞密院乃奉行行府文書邪皆不樂宰相趙鼎不較人以為難○癸卯移鎮江推貨務都茶場于真州○初詔問宰相執事守方略呂願浩上十事一論不用兵則中原

不可復二論虜將志驕意滿此將亡之兆三論用兵當用夏月四論分道進兵宜以五萬人由泗上擣汴京二萬人由海上攻沂密又二萬人駐濠上為援不可深入惟較大將不得殺掠至八月班師明年復出五論軍糧海道二萬人日食米四百石合於四明支一月糧計一萬二千石附海船以去至山東則有糧可因河上軍糧由淮可運此皆不患惟趨汴京之師合齋十日糧至南京則糧可以因矣六論發兵日乞聖駕駐蹕鎮江七論淮南通泰鹽歲一千四五百萬貫而二浙止七八百萬通泰倍於二浙尤宜選能吏為守八論機不可失兵屢得捷如吳玠初擊退於和尚原再禦退於饒風嶺又大捷於仙人關去歲賊犯淮甸亦無所得而遁若不發兵終無息肩之期矣臣考宣和間戶部月支總九十萬而近年月支百一十萬夫養兵二十萬不北向以爭天下則東南民力何以堪九論海船以闔為上廣次之温明又次之今天以此利賜我宜用之以擾登萊南風而往北風而歸虜雖鐵騎百萬必不能禦十論今前宰相六人議必不一是非可否在陛下獨斷而矣○朱勝非言自陛下講明軍政賞罰必當今內外勁兵二十餘萬宜於此時進取無失機後悔遂列四事一曰進

紹興五年

計僭偽二曰守禦江淮三曰招撫遺民四曰審度虜勢○李綱言陛下勿謂賊馬退遁為可喜而以僭偽未誅仇敵未報為可慮勿以保全東南為可安而以中原未復赤縣神州猶汗腥膻為可耻勿以諸將屢捷為可賀而以軍政未修士氣未振尚使狂寇得以僭窺為可虞則中興之功可指日而俟守備之宜則當料理淮甸荆襄以為藩籬當於淮南東西及荆襄置三大帥屯重兵以臨之東路以揚州西路以廬州荆襄以襄陽為帥府淮東路則以江東路財用給之荆襄則以湖北路財用給之徐議營田使之贍養假以歲月則藩籬成守備之宜莫大於是矣然後可以議攻戰之利亦當分責於當路大帥謂如淮東西之帥則當責以收復京東東西路荆襄之帥則當責以收復京西南北路川陝之帥則當責以收復陝西五路若夫措置之方則臣願先定駐蹕之所今鑾輿未復舊都莫如權宜且於建康駐蹕控引二浙襟帶江湖運漕財穀無不便利臣昨於建炎初建議幸關中為上襄陽次之建康為下者以天下形勢言之也然淮南有藩籬形勢之固然後建康為可都願陛下與二三大臣熟計之緩懷之畧則臣願先為自治自強之計使陷溺之民知所依告益堅戴宋之心

宋監十九
三十一

心又曰陛下憂勤至矣而未足以成中興之業則群臣誤陛下也大槩近年所操之說有二間暇則以和議為得計而以治兵為失策君卒則以退避為愛君而以進禦為誤國萬口和之年不可破終累年以來寇蓋相望而初不得其要約翠華蒙犯而尚未有所定居上下苟且偷安而不為長久之計天步益艱國勢益弱職此之由大運有開天啓宸衷超然遠覽悟前日和議之失而躬總六師懲前日退避之非而親臨大敵逆臣悍虜數十萬衆飲馬江干雖未能掃蕩邀擊盡殲醜類而天威所臨亦足以使之震怖不敢南渡潛師宵奔則和議之與治兵退避之與進禦其效既可觀矣臣願陛下反前日之所為勿復為退避之計姑罷遣和之使擇所當為者一切以至誠之意為之先後本末各以次第修舉倉廩實府庫充器用備士氣振力可有為方議大舉則雖兵未交而勝負之勢以決矣抑臣聞朝廷者根本也藩方者枝葉也根本固則枝葉繁朝廷者腹心也將士者爪牙也腹心壯則爪牙奮今國家遠有強盛之點虜近有僭偽之逆臣所仰以為捍蔽者在藩方所資以致攻討者在將士然根本腹心則在朝廷惟陛下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所

信任

公選

亦章
士風

愛惜
日力

人事

天戒

分則是非既明賞罰必當自然藩方協力將士用命雖有點虜不足
畏逆臣不足憂此特在陛下方寸間耳且條上六事一曰信任輔弼
大畧謂今選於衆以圖任股肱之臣遂能捍禦大敵可謂得人願陛
下待以至誠無事形迹久任以責成功勿使小人得以間之二曰公
選人材大畧謂陛下臨御已來用人材多矣世之所許以為正人端
士者往往閑廢於無用之地蓋自昔抱不群之材者常為小人所忌
嫉或中之於黜闇或指之以黨與或誣之以大惡或摘以細故而以
道事君者不可則止雖負重譖遭深譴安於義命不復自辨夫人主
豈能常無愛憎然必去愛憎而後能用人以興邦者愛憎出於私情
用人必由於公道故也陛下誠能推至公之道將見人材輩出中興
之業不難致矣三曰變革士風大畧謂近年士風尤薄不顧國體惟
欲進身不覈事實惟欲傷人大罵則大進小詆則小遷翕訛成風此
非朝廷之福也朝廷設耳目之官以廣視聽故許之以風聞至於大
故須當覈實使果如其言則誅責所加不且止從輕典使言而無實
服認蒐匿得以中害善良皆非所以修正刑也陛下得一張浚付以
西事浚以忠許國雖失機會不為無過而言者繩以大惡賴浚有浴

宋監十九

州

日之功足以結知又有大臣為之辨得以洗濯不然何以雪哉願陛
下降詔戒士大夫使休德意務從忠厚則中興之業不難致矣四曰
愛惜日力大畧謂事粗定之時朝廷所推行者皆簿書期會不急之
細務至於攻討防守之策軍國之大計皆未嘗留意安得不為虜偽
之所陵侮願詔大臣熟議所以為規模者畫一條具如立課程以次
施行五曰務盡人事大畧謂天人之道其實一致今未嘗盡人事敵
至則先自退屈而欲責功於天可乎願與大臣協心同力務盡人事
以聽天命六曰黃畏天戒大畧謂比年以來天屢譴告願陛下以至
誠之意正厥事以應之疏累數千言時秦檜汪伯彥李綱顏岐王綸
韓肖胄皆應詔上對惟綱議剴切的當○知福州張守言明詔四事
臣以為莫急於措置措置苟當則餘不足為陛下道矣臣請為措置
之大畧其一措置軍旅其二措置糧食何謂措置軍旅神武中軍當
專衛行在而以餘軍分措三路一軍駐于淮東一軍駐于淮西一軍
駐于岳鄂或荆南擇要害以處之使北至關輔西抵川陝血脉相通
號令相聞有唇齒輔車之勢則自江而南可以奠枕而卧也然今之
大將皆握重兵貴極富溢前無祿利之望退無誅罰之憂故朝廷之

高宗紹興五年

勢日削兵將之權日重而為大將者萬有一稱病而賜罷或卒然不
 諱則所統之眾將安屬耶臣謂宜拔擢麾下之將使為統制每將不
 過五千人某布四路朝廷號令徑達其軍分合使令悉由於朝廷之
 權以用之然後可以有為也何謂措置糧食諸軍既以分屯諸路其
 所慮者財穀也然所費多寡在彼猶在此爾則所慮者轉輸也今且
 舉兩浙之粟以餉淮東江西之粟以餉淮西荆湖之粟以餉岳鄂元
 南量所用之數責漕臣將輸而歸其餘於行在錢帛亦然恐未至於
 不足也錢糧既無之絕之患然後戒飭諸將不得侵擾州縣以復業
 之民戶口多寡為諸將殿最歲遣官覆實而陞黜之則民得以還其
 鄉里而田野日闢生齒日滋江北州縣有復業之漸矣如是措置既
 定俟至防秋復遣大臣為之統督使諸路之兵首尾相應紱懷之畧
 亦在是矣然究其本原則在陛下內修德而外修政耳所謂修德不
 過正心誠意畏天愛民儉于家勤于邦遠聲色屏貨利兢兢業業凡
 可以累德者無不去也所謂修政不過任賢使能信賞必罰抑權倖
 裁冗濫謹法度興廉耻凡可以害治者無不去也持久不倦盛德日
 新四海愛戴何患夷狄之不服在陛下果斷而力行之○程汝文言

朝廷無遠畧無定論無腹心謀議之臣三者不立何後之善自建炎
 初優今九年矣天下日苦於兵而戰守之計初未定也經國規模初
 未立也將相大臣每至防秋則豫謀避地之計至春則泰然安肆如
 無事之日敵至與眾同懼敵退與眾同喜如斯而已所謂禦敵者臣
 不識也臣願擇大臣有深謀者任之責其恢復拔用能將必以討敵
 合天下之英傑相與謨議立國之綱紀規模先定然後可為也○胡
 安國時在湖南聞有是詔以書與其子起居郎寅曰比詔問舊宰執
 即是國論未定正要博謀此機會不可失若贊得歸是其績不小汝
 勉思之吾有時政論二十篇雖未詳大綱舉矣諸葛復生不能易此
 也○夏四月甲辰朔監察御史田如鼈為尚書祠部員外郎如鼈嘗
 上書排詆大臣其言及殿中侍御史張絢輔臣入對上因曰臺臣耳
 目之官朕未嘗不慎此選然必試之六察度其可用方敢除言事官
 沈與求曰臺臣與朝廷分持紀綱要須得沈厚練達之人則論事不
 苟上曰用沈厚練達之人極是然朝廷與臺諫當為一家不分而為
 二若朝廷所行臺諫輒詆之臺諫所論朝廷輒沮之則事何由濟翌
 日如鼈遂罷即官之命○新除徽猷閣待制知永州胡安國乞以本

高宗紹興五年

官奉祠詔安國經筵舊臣引疾辭郡重憫勞之可從其請提舉江州
 太平觀令纂修春秋傳俟成書進入以稱朕崇儒重道之意○詔進
 士王九齡召赴行在令閣門引見上殿九齡博極群書卓越有大志
 會日食求言九齡上書論役法五害如司馬光所言已見於今日中
 書門下省奏江浙公襲舊例差保正長催科等事致有破產失業流
 離之人前後臣僚論列雖多惟九齡建陳曲盡利害已令有司措置
 立法故有是命九齡入見又上五事一役法二屯田三復武舉四均
 賦稅五課農桑上再三稱善趙鼎讀九齡奏疏謂同列曰王君論事
 盡天下之利害非老生之常談也乃以為太平州當塗縣主簿○丙
 午右承奉郎黃大本貸死杖脊刺配南雄州牢城收管大本為貴池
 丞坐贓抵罪故有是命既而監文思院于宗南恩州司戶莫憲章皆
 以賄敗遂斷配焉○丁未召荆南鎮撫使解潛赴行在於是諸鎮撫
 使並罷矣○戊申張銖奉太廟神主自温州至行在○己酉宗正少
 卿兼侍講范仲轉對言仁宗皇帝建邇英閣嘗命儒臣蔡襄等寫尚
 書無逸篇於孝經天子孝治聖治廣要道四章為一圖列於左右元
 祐初臣父祖禹為侍講奏乞檢尋二圖如仁宗故事哲宗皇帝從之

願陛下圖書無逸篇為二圖置於講殿之壁上納其言遂書為二圖
 不崇朝而畢翌日以諭輔臣沈與求曰願陛下以是圖為元龜夙夜
 自儆則恢復之期可卜矣○乙卯進呈殿中侍御史張絢奏嚴州壽
 昌縣令臧梓治狀可稱饒州安仁縣令趙濤貪污不法乞行勸沮御
 批梓改合入官再任濤送提刑司取勘趙鼎等曰兩縣士民近經都
 省陳狀已下監司覈實上曰絢所奏亦因兩縣士民經御史臺投狀
 故有此請朕思毀譽固未可知且令監司核實然後行賞罰未為晚
 也○己未詔鄉村五保為一大保通選保正於免役令中去長字始
 改紹聖法也○庚申詔韓世忠紀律嚴明岳飛治軍有法並令學士
 院降詔獎諭時世忠移屯淮甸軍行整肅秋毫無犯飛移軍潭州所
 過不擾鄉民私遺士卒酒食即時償償值上聞之故有是詔○辛酉
 新諸王宮大小學教授錢棻臨安府府學教授周葵並為監察御史
 先是沈與求薦棻節操方正可備獻納故二人並命○甲子太上道
 君皇帝崩于五國城年五十四兵部侍郎司馬朴與通問副使朱弁
 同在燕山聞之密議舉哀制服弁欲先請朴曰吾儕為人臣子聞君
 父喪當致其哀又何請設不見許可但已乎遂服衰朝夕哭虜人義

高宗紹興五年

楊時卒

封國

三說屯剛

之而弗問。○詔諸路管田司官給種糧者每一耕牛歲課毋得過十碩。民間自有耕牛者除輸納稅賦外毋得抑令耕種管田時言者以為解潛在荆南民有耕牛官為給種納課或十餘碩而租稅差科仍舊是致百姓流移田業荒蕪故條約焉。○丙寅上就射殿躬行景靈宮孟夏朝獻之禮。○龍圖閣直學士致仕楊時卒年八十三起居即兼侍講朱震言時學有本源行無玷缺進必以正晚始見知其所撰述皆有益於學者詔有司取時所制三經義辯賜其家銀帛二百匹兩後謚曰文靖。○五月庚辰吏部員外郎周祕面對上曰自今臣僚轉對甚有所補由此擢用者亦多縱有不當亦不欲責罰恐人不敢論事。○辛巳輔臣奏事趙鼎曰昨日得旨擇日降制除防禦使援為節度使封國公出就資善堂聽讀臣退而與孟庾沈與求商量皆仰贊陛下為宗廟社稷大慮謹令有司卜。今日二十六日吉惟陛下裁擇上曰可與求曰此盛德之事也而陛下斷自聖心行之不疑此自古聖賢之所難也。上曰朕年二十九未有子然國朝自有仁宗皇帝故事此事甚易行而前代帝王多以為難鼎曰自古帝王以為難陛下下行之甚易此所以莫可及也。上曰藝祖創業肇造王室其勤至矣朕取子行下鞠於宮中復加除拜庶幾仰慰藝祖在天之靈庾曰陛下念藝祖開創之艱而聖慮及此帝王所難能之事也初張浚之未出使也上嘗以語鼎浚與求曰此子天資特異在宮中嚴如神人朕親自教之讀書性極彊記鼎先得旨於行宮門內造書院屋一區欲令就學至是書院成上曰只以書院使為資善堂除授訖命儒臣為直講翊善悉如資善故事。○給事中廖綱言今諸將之兵被於江淮不知幾萬數日待哺於東南之轉餉東南之民已不勝其困矣可救此患莫若屯田朝廷亦嘗行於淮南今閱數秋未聞有補豈措畫之方勸相之誠有未至乎乃獻唐郭子儀漢力田科蜀諸葛亮事為屯田三說上之詔都督行府相度措置。○癸未詔江浙四路共造五車十槩小船三十言者以為緩急遇敵須用輕捷小船相參乃復為之。○甲申上諭輔臣曰昨路允迪奏到所記聖語見揚州駐蹕時人才凡冗直遭變故今行在人才皆可觀趙鼎曰陛下以人才為意中興可復天下幸甚。○神武中軍統制楊沂中遣士卒五十餘人運怪石置之太平樓酒肆殿中侍御史張絢過諸塗奏言今邊境多虞百姓艱食陛下方且卑宮菲食焦勞於上一花一石屏去不顧柰

高宗紹興五年

瑗

續初

論

胡寅
柳論
遺

何軍中不能上躡聖意乃敢公然運石以為酒肆遊觀之美豈獨訓
 練士卒之時不當勞以無益之役而眾目所覩傳播四方亦非美事
 此風漸不可長兼臣近見村民多取花株竹栽街市貨賣若不嚴加
 止絕亦有棄本逐末之患欲望躡問今日運石因依重加行遣仍乞
 下臨安府令禁止村民貨賣花竹庶幾陛下勤儉之德不待家至戶
 曉而侈泰之俗一變而為樸素實艱難之先務詔禁止沂中坐罰金
 ○乙酉秘書省正字李彌正轉對面奏見存西北之兵歲久銷滅乞
 令州郡募東南民兵教習以壯國威禦盜賊萬一朝廷有警亦可募
 以調發上曰朕自知南兵可用向有五百人皆平江人在張俊軍中
 往往率先犯陣其不可用者但未教習耳彌正又因口陳大臣進退
 之易實害治躡國朝自祖宗躡貌大臣陛下即位以來因意尤篤上
 曰祖宗躡貌大臣恩意甚厚與庶寮不同此朕家法每奉以周旋如
 鄭文公雖一國之君進臣不以禮退不以道為詩人所譏彌正又陳
 古者創業中興之主必有謀臣任專責重憂勤逸樂與之終始今人
 之才雖不敢遠望古人願陛下捨短取長擇忠實可仗者推腹心以
 任之則事功可見就緒上曰善若無一二腹心之臣孰與議謀○丙

宋史卷一百一十九

卷一百一十九

戊新除幹辦諸司審計司李椿年再得召見論今日之弊甚大者有
 三一曰銓選之弊負多闕少二曰食貨之弊錢輕物重三曰所司之
 弊吏強官弱又口奏度牒事以為今一歲所鬻不下萬數是歲失萬
 農心積而累之農幾盡矣非生財之道也上首肯之乃下其章命吏
 戶部同措置○詔中書舍人胡寅論使事辭旨剴切詳明深得論思
 之躡令學士院降詔獎諭時既用尚書右僕射張浚議遣問安使何
 鮮入雲中寅上疏言女貞者驚動陵寢戕毀宗廟劫質二帝涂炭祖
 宗之民乃陛下之讐也頃者誤國之臣自知其才術不足以戡定禍
 亂而又貪慕富貴是故請張為幻遣使求和以苟歲月九年于此其
 效如何彼之一身叨切爵位而去曾何足道而於陛下聖德國家大
 計虧喪多矣所幸陛下智勇日躡灼然獨見於邪言又惑之後奉將
 天討罪狀劉豫再安國步漸圖興復天下忠臣義士聞風興起各思
 自效以佐不烈今乃蹈庸臣之轍踐已失之謀犯孔子之戒循曾莊
 之事忘復讐之義陳自辱之辭臣切為陛下勿取也或謂不少有貶
 屈其如二帝何臣應之曰自建炎丁未至於紹興甲寅所謂卑辭厚
 禮以問安迎請為名而遣使者不知幾人矣知二帝所在者誰歟見

高宗紹興五年

